

知情者： 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 私人日记

【英】皮尔斯·摩根 著
PIERS MORGAN

孙红吕韵 译

THE NUMBER ONE
BESTSELLER
The Insider
THE PRIVATE DIARIES OF
A SCANDALOUS DECADE



東方出版社

知情者： 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 私人日记

【英】皮尔斯·摩根 著

PIERS MORGAN

孙红吕歆 译

东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松岩

责任编辑:柏裕江 张双子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英)皮尔斯·摩根著;孙红 吕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60-3474-6

I. 知… II. ①摩…②孙…③吕… III. 日记-集中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37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6-3760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Ebury Press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

ZHIQINGZHE JIEMI YINGGUO SHINIAN CHOUWEN DE SIREN RIJI

(英)皮尔斯·摩根 著 孙红 吕歆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41.25

字数:610 千字

ISBN 978-7-5060-3474-6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献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没有什么爱比父母的爱更伟大了，他们放下了早已习惯了的《每日邮报》，拿起了《世界新闻报道》和《每日镜报》。”

以此献上我对他们的爱意、谢意和歉意。

提示读者：

在这部回忆录中提到的人有数百位，经常是只提了他们的名。

为了帮助您弄清楚我到底说的是谁，你会发现参照本书后面的人物姓名表对您将很有帮助。

致 谢

出这本书的想法最先来自于艾尤吉尼·弗尔尼斯,她是我在伦敦的威廉姆·莫里斯代理处的文学作品代理,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在我被解雇前的六个月,她来找我,说服我应该以日记的形式写一部回忆录。她说得太对了,我非常感谢她,既感谢她的这个提议,也感谢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坚韧、她的支持、她的幽默。

写这部回忆录的推动力来源于杰克·林伍德,他是我在艾伯瑞出版社的主编和出版商,是他将我原本散乱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有棱角的散文弄到了一起,变成了更连贯的,更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做主编的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编辑”。但是,我发觉这是个非常愉快的经历,谢谢杰克,谢谢他的技巧、他的专业特性以及他对好的作品所投入的精力。我要代表我个人谢谢他,谢谢在艾伯瑞他的那些优秀的员工,谢谢他们的努力工作。

正如我跟杰克所熟知的那样,编辑跟他们周围的团队是同样值得尊敬的。

我很幸运,我曾经有过三个非常忠诚的、非常勤奋的私人助理,分别是维姬·芭博,吉利·诺兰以及凯丽·巴克来。凯丽需要特别表扬一下,因为她曾经容忍了我长达八年之久,一直到我在《镜报》职位的终结。我们从未争吵过,她也从不抱怨什么。她出色的判断力、她的忠诚以及她的幽默感使我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无论怎样,这是跟其他的相比较而言的。此外,还有我的各种各样的司机,这也是一个不讨好的工作,工作的时间长,工作的钟点也难以预料,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不断地受到侵扰。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赞赏,包括艾伦·莫格,乔·西恩,达米伊恩·布拉迪以及马丁·帕金森,感谢他们多年来的耐心,他们的支持,以及他们的

陪伴。

我还想感谢在《世界新闻报道》和《镜报》为我工作的每一个人，感谢每一位记者和每一位做后期工作的人，甚至要感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那些跑到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的人，或者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的让我陷入困境的人。没有人非常地喜欢他们这些雇佣文人，但是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我曾有过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贤明的顾问。凯文·麦克肯西，是他在《太阳报》将我培养成为一个主编的材料，还曾一直给予我愉快的友谊和支持。还有鲁珀特·默多克，他给予了一个最伟大的机会，这是任何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所难以企及的，每周，他还给予我通俗报纸领域的指点，这是千金难买的。我遇到过一些精明的经营者。大卫·蒙特格米瑞，他把我带到了《镜报》，让我放纵在一个日报的列车上；而约翰·阿尔伍德，菲利普·格拉夫，查理·威尔逊，罗杰·伊斯多，马克·黑兹姆，还有埃利斯·沃特森，当我偏离了自己的主编身份的时候，经常是失去控制，带有很大的情绪的时候，他们巧妙的操控着《镜报》的经营机器。

我想感谢《三棱镜》集团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赖·贝利，当然了，谢谢其在我需要时间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慷慨地将我解雇。同时，更严肃一点儿说，我要谢谢公司的主席维克多·布兰克先生，谢谢他在很多次要的主管想要把我除掉的时候给予我的支持，谢谢他有趣的陪伴。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不得不容忍来自主编们以及他们荒谬的工作上的废话。感谢我的妻子玛莉安，感谢她给我生了三个非常好玩的、令人鼓舞的儿子，感谢她在我顺的时候和我背的时候对我的支持，尽管我们四年前就分居了，但是，她还是一贯地支持我。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祖母，以及我所有其他的家人，感谢他们用他们的喝彩声和坚定的忠诚容忍我的起起落落。这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同时，也要谢谢我的很多朋友，既包括我在媒体界的朋友，也包括来自我所居住的位于纳威克的苏塞克斯村的朋友。这是两个难以想象的，有着根本差别的圈子，然而他们都给予了我快乐、兴奋以及时常的安慰的源泉。

最后，我要感谢玛瑞娜，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最有趣的同伴，是个免费的犀利的校对读者。

序 言

当我还是一个《温布尔登新闻》的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我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妈妈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是一幅一个河马跟着一群海鸥飞翔的画面，上面还有一行说明文字“雄心无边界”。

但是，即便是在我最有野心的时刻，我也未曾想象过我会做了11年的两份国家级报纸的主编，而这一切又是在我四十岁之前。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记者。我的家人能够记得，当我六岁的时候，我读《每日邮报》的头版新闻标题，是关于某个恐怖的性袭击的，当时，我还问：“妈妈，‘斥责’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的背景中并没有准确地叫喊着要当“主编”。

我1965年出生在吉尔弗德，在位于东苏塞克斯村的一个小客栈里长大，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预备学校和两所综合学校受的教育，喜欢三十纸牌游戏和板球胜过喜欢修改数学作业。然而，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喜欢新闻用纸的气味和手感，喜欢披露新闻的那种兴奋之感，喜欢那些有趣的新闻标题。

在我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涉足过两份其他的职业，在劳埃德兹伦敦保险市场度过了曲折的一年，直到我厌倦地流干了眼泪，我辞了职，到位于艾塞克斯的哈罗新闻学院注册了册。从那儿以后，我在伦敦的一家当地报纸做了两年的定额工作职员，后来，我去了《太阳报》——在那儿，我开始了在传奇式的主编手下接受残忍的、严厉的，经常也是欢闹的新闻指点，这个主编就是我在哈罗学院的校友，凯文·麦克肯西。就是在那儿，我去掉了自己的姓“普格—摩根”中的“普格”，因为凯文的报纸厌恶使用复姓。

同样是在那儿，我抓住了《太阳报》的老板鲁珀特·默多克的眼球，

当时,我正在编辑该报的一个奇异的流行专栏,他任命28岁的我做《世界新闻报道》的主编,这不仅仅让我感到吃惊,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

这就是这本书开始的地方。

我一直都想写一本关于做报纸的书。报纸是如此的令人兴奋、有趣、特别的工作场合,但是多数关于报纸的书读起来像是银行经理的回忆录一样。所以,我试图创作一本书,把这个疯狂的世界里的生活以一种能够得到欣赏的方式表达出来。

首先,我认为这样做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书按照主题分类,分成政治的、皇家的、流行的、体育的等等。

但是,这样看起来又太刻板,而且相当的枯燥。

后来,在假期的时候,我又读了艾伦·克拉克精彩的政治日记,我意识到,正如我的文学代理艾尤吉尼曾经建议的那样,讲述我的故事最好的方式是以相似的日志的方式做。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一本好的日志更具有情节性和可读性。

但是主编一份国家级的报纸对人的折磨是无情的,根本就不允许你每天有时间,在每个通常是漫长的后期制作结束之后,去耐心的写日记。但是对于关键的时刻、事件、会面以及关键的情绪我都会做同期的笔记,这样做有时是为了消遣,但通常是为了确保我所引证的材料准确性。但是,11年来,我会让我的私人助理在每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把一些有趣的东西塞到一个盒子里,包括照片、信件、剪报、潦草地记录的关于重要会议或者电话的备忘录,电子邮件(从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开始),用磁带做的采访记录,传真、备忘录以及我所主编过的每一期报纸的头版。我应该感到自豪吧!

我一直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猜想,我可能是下意识地认为将来某一天使用起来会很方便。

一旦盒子装满了,我们就再启用一个新的。每个盒子都塞满了各种资料,它们都映射着各种感情,可能是一点儿欢笑、愤怒、泪水或者是发脾气,或者仅仅是一点儿平淡的好奇心。从数量上讲有数千条——正如我的一个朋友对它的评价,“是真正的能够引起人的好奇心的大事记的盛宴”。

同时,我还做办公室的日志和讯息簿,对我主编报纸以来的每一次

会议和电话进行记录。重新看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情。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天接着一天,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一年接着一年,我的工作生活如同医院里病人床边的病历一样以表格化的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把这么丰厚的材料转变成为一个充分的回忆录并不会太大的跳跃性。当然,作为回忆录,它必须做到绝对的坦诚。

是的,这里面有很多伟大的时刻,当我们披露了重要新闻的时候,当我们赢得头奖的时候,当我们卖出大量的报纸的时候,当我把主编两份英国伟大的报纸,这样的天才声誉带回办公室的时候。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我的行为跟自己的主编职位不相称的时刻,偶尔我表现出惊人的缺乏敏感性和激情的时候,或者是醉得吓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丑陋地进行粗暴的争吵,对我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以一种极度令人不愉快的方式恶语相向,在较多的名人面前使自己蒙羞。每一件事都在里面,因为我觉得不要把我人品中的这些不那么优雅的方面隐藏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真相是主编新闻报纸真的会使你失去人性,我应该承认这一点。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模式部分地源于管理一个重要的日报的新闻部的压力。直到当我离开了,我才开始真正地欣赏那种规模的新闻部。

还部分地源于作为主编你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兴奋的权力意识,我想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自己无敌天下的气味,产生一种过度膨胀的唯我独尊的意识。我公然藐视这个世界上任何没有在28岁就掌管着全国销量最大的报纸的人,藐视任何不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

在我主编报纸的生涯中,我有时也假装神圣,或者说是伪善,如果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那么,我也老实地详细地记录了那些时刻。关于新闻记者有一点是臭名昭著的,那就是当谈到新闻记者自己的失败的时候,他们总是脸皮很薄。尽管我们的所作所为以自负、采用双重道德标准,以及偶尔彻底的污秽而著称。

相反,我对我作为主编所获得的很多东西都深感自豪。

我在《世界新闻报道》和《每日镜报》的记者披露了一些奇异的独家新闻。巴克女士跟国防部总参谋长之间的丑闻,艾伦·克拉克跟他的女巫大集会,詹姆斯·海维特跟黛安娜之间的绯闻,黛安娜给奥利弗·郝

瑞打的荒诞的电话,以及她跟多迪·法耶德之间的罗曼史,疯牛病跟人之间的联系,保罗·伯勒尔揭露皇家秘密的爆炸性新闻,塞文与乌尔里卡之间的暧昧关系。当然了,还有我们在白金汉宫的卧底记者用塔珀家的塑料器皿服侍女王吃早餐。

所有的爆炸性的故事都多卖了上百万的报纸,主导了全天电视新闻的报道,缓解了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不断出现的发行量的悲哀。

而且,当时是存在斗争的。既包括重要性不太大的,比如试图迫使曼联不要退出足协杯的比赛,再如赢得了为黛安娜王妃建造一个纪念堂的运动;也包括非常严肃的,比如《镜报》发起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这有力地显示了当一个报纸想要说的话,它是可以发挥出非常强大的、非常可靠的力量。要是我们成功了就好了。

清理头版来全面报道严肃的事情,比如战争,或者艾滋病,或者是忍饥挨饿的非洲人,这些都是我通常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不会像报道乔丹的胸脯那样能快速地推动发行量。事实上,这些内容常常会使销量下降。但是,我从未对此感到遗憾。

除了这些被揭露出来的事情,除了这些闲话和故事之外,这本书也是对我个人的主编历程的一个叙述,而且叙述得非常激动人心,并具有启蒙意味——从《世界新闻报道》的一个无忧无虑,有闯劲儿,野蛮的,热爱撒切尔的毛头小子,整天都在扰乱别人的生活,到一个《镜报》的更为成熟的,(哦,稍微成熟的!)不那么下流的,左翼的主编,试图阻止我们轰炸平民,比如巴格达的平民这样的地方。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变化了很多,并不希望这些听起来太过华而不实,这个发现的过程从很多方面看都是把很多内容联系到一起的人性的主旨。

在这些日记中重新体验我的职业,最深的感触就是,我获得了进入权力的走廊、影响全国的巨大机会,我对之一直很享受。

在那个时候,跟像菲利普·格林这样的大亨一块儿吃早餐,跟首相一块儿吃午餐,跟乔治·迈克吃晚餐,这些看起来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些都是在同一天。

现在,这些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一天晚上,我感到烦躁,所以,就计算了一下我见过托尼·布莱尔的次数。结果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或者说是有些骇人听闻——这取决于

你自己的看法。

我跟他一块儿吃过22顿午餐、6顿晚餐，做过6次专访，有24次我们两个面对面喝着茶，吃着饼干，聊着天，跟他还有数不清的电话聊天。对于跟英国最重要的人物来讲，这是很多次的见面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超现实的时刻。跟黛安娜以及13岁的威廉王子一块儿吃午餐，由保罗·伯勒尔提供服务。跟福音、麦当娜以及伯纳德·曼宁吃的狂欢晚餐（同一次）。跟鲁珀特·默多克单独在一块儿，在迈阿密的南海滩上赤着脚踩着波浪闲逛，逛了两个小时。

还有很多致命的威胁，可怕的失策，以及很多欢快的时刻，我想这些欢快的时刻可以让我笑得噎死。

我希望，这不是一本怀恨的书。我老实地讲，我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恨意，这也许让人非常吃惊，即便是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一直都认为编辑一份新闻报纸是一种本能的、极新颖的、危险的，也是非常短命的工作。有点儿类似驾驶战斗机，总是跨坐在坚硬的机舱内试图干掉对手，而避免自己被别人干掉。

最终，很可能是你掉下来，坠毁，爆炸。

但是当它没掉下来，那是怎样的一次驾驭呀！

舰队街是个苛刻的、不可原谅的地方。但是它也是一个充满了可以让人难以置信的快乐的地方。当有真正的重要新闻发生的时候，比如9·11，或者黛安娜的离世，或者都恩布雷恩，那种刺激的强烈感和快感比这世界上最高、最摇晃的滑翔器都要强烈。有时，我的同事们的惊人的专业能力一直是这些重要时刻中的亮点。通俗报纸雇佣文人是个名声很差的新闻人，很多这样的坏名声我们是罪有应得。但是，上帝啊，你应该看看我所雇佣的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了吃饭才干这些的。他们的速度、他们敏捷的思维、他们的创造性以及显著的工作效率，都是叹为观止的。

日报的本质决定了，做这种工作不是为懦弱的或者早九晚五的团队准备的。你必须时刻准备着放下手中的一切，去报道新闻，哪管是不是母亲节跟妈妈一块儿吃晚餐，还是情人节跟爱人吃晚餐。这里充满了牺牲，但是这种工作却永远都不是令人疲惫。每天都有一张空白的画布等待着你去描绘，去讲述新的故事。但是一切都到晚上8点。我希望这本

书能够散发出如同最终期限逼近的压力所带给人的那种兴奋之感。

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关于人的故事的书。

有数百位令人着迷的、欢闹的、沉闷的、无礼的、超级聪明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稍微黯淡的人。

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大量人的名字。当然，我遇到过极多的著名人士。但是，“名人”中已经成为我的个人的朋友的却寥寥无几，我可以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我从来都不是那种人——把明星带到自己所在的当地的俱乐部，或者是把我宝贵的周末时间拿出来跟有钱人畅谈、畅饮。我的真正的朋友多数都与伦敦的媒体世界无关，也与《OK!》杂志上面的人物无关。

有少数的传奇式的人物，比如伊恩·布赖恩，确实跟我成为朋友。但是这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相互都热爱板球，又都无比憎恶澳大利亚人的一切。

对于那些激烈地抱怨我违背了别人对我的信赖的人，我会回应说我没有。例如，我跟政客打交道的经验是，没有什么是不可引用的。政客从不真正相信记者，同时，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也从不相信他们。所以，我们的会面反映出的是我们之间的相互挑刺儿。我们双方都知道，当遇到合适的时机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任何不供发表的信息都会派上用场。我至少希望我能够出现在皮特·曼德尔森的传记中或者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回忆录中，甚至可能出现在托尼·布莱尔的回忆录中——尽管我意识到在他的世界中，我是次要的，而在我的世界中，他是重要的！

那么，怎样才能将这一切冲刷得不留痕迹呢？

好吧，我期望你会觉得这本书是让人增长见识的，是有趣的，甚至是含蓄地反映历史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会博您一笑。

作为一种研讨方式，我跟无数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们一块儿吃饭、喝酒，我们通常都会大声地吼叫着曾经发生的那些荒谬的事情。

有许多次，别人告诉我“生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通常是一些职位比较低的柜台上的人告诉我不要在报纸中贬低德国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跟我们法兰克福的投资人没有办法交待。生活像你想象的那样严肃。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幸运的故事，他乘着他的运气直

到他的好运气用尽了。尽管这样,后来也证明这是个幸运的休息时机。

我期望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您会笑一笑,同时,也希望您永远幸运。



飞士图荣誉——从文和理,论各学《生活》

人生智慧——生活



《每日镜报》：卑劣的，但这次是一名英国士兵虐待一名伊拉克人。

开场白 2004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二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忙于一件潜在的大事,涉及当时英军在巴士拉肆无忌惮地虐待伊拉克平民的一组照片。来自兰开夏团的两个士兵来到我们这儿,他们义愤填膺地咒骂那种混杂着殴打、拷打的虐囚行为,至少有一次明摆着就是在谋杀,他们递给我们一组黑白照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这些照片拍的质量都不错,尽管照片上的士兵的头都被剪掉了,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女王兰开夏团的新兵朝着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裹着头巾的伊拉克人身上撒尿,并且用步枪的枪托砸那个伊拉克人的头。照片上的内容令人作呕,也应该被曝光。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照片。在战争期间,当公众的目光聚焦于英国电视台每天早晨所播放的英国士兵被枪杀的画面,我们的报纸遭遇了发行上的困境,公众都指责我们没有足够同心协力地支持战争。我也不愿意因这个新的事件,而背上“背叛我们的士兵”的罪名,这样会毫不必要地失去大量的读者。我们必须长时间地、仔仔细细地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杰瑞米刚刚飞往巴士拉的时候,更是如此。显而易见,出身于部队的我,理应支持部队。但我确实痛恨军队为这样非理性的、非法的战争而战,更是憎恶他们公然违背被我们侵略的国家的平民的意愿,以这样可耻的方式对待这些平民并且占领他们的国家。然而,有什么东西使我犹豫了,我告诉新闻部今天下午我还要进一步考虑一下这件事。

4 月 28 日 星期三

难以置信的巧合。美国媒体出版了美军士兵在阿布监狱虐待伊拉

克囚徒的照片。比起它们,我们手里的照片看起来像个茶话会。在他们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伊拉克囚徒穿着带着头巾的外套站在一个箱子上,他的头被蒙上,手被用电线捆在头上,他被告知一旦他从箱子上掉下来,他将被处以电刑。其他的图片则表现了一些男女狱警哈哈大笑并不时地开着玩笑,而他们面对着一堆战俘,他们赤身裸体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并被迫模仿在一起性交,就在距离那些赤身裸体的、被吓得战战兢兢的战俘只有咫尺的地方,那些狱警手里牵着的狗朝着那些战俘狂吠。这一幕简直太恐怖了,它对这场战争的影射,如同那张上世纪70年代一个越南女孩赤裸着身子逃离汽油炸弹袭击的图片对越战的影射。当亲自对伊拉克人做出这些事的时候,你怎能继续坚持伊拉克战争的道德立场,以倒萨为名,却对他的人民做出这样的勾当。

4月29日 星期四

布莱尔毫不含糊地谴责了阿布监狱照片所反映的内容,在他一本正经的言辞中,他话里话外清晰地表示这种事情是驻伊英军决不会做的事情。我再次审视着我办公室中的那些照片,我们的士兵的所作所为至少使布莱尔的话显得很伪善。出版这些照片的障碍似乎荡然无存了。坦率地讲,我现在认为,我们有出版这些照片的道德义务。当英国士兵自身也做着同样的令人作呕的事情的时候,怎能让英国政府远离那些美国士兵的不端行为呢?公众自己可以判定我们的士兵的这种所作所为是否应该以我们的名义进行。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杰瑞米会怎样想,特别是他所在的那个团刚刚和我们故事中的那个团进行换防。

4月30日 星期五

在今天的晨会上就我们是否应该出版这些照片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的主管都认为我们应该出版,尽管一个最大的不同意见来自斯蒂夫·普赛尔,这是一个通常以沉默寡言见长的人,他认为出版这种照片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并且我们的读者也会这样认为”。他气宇轩昂地阐释了出版这些照片对我们的军队士气的影响,同时,他还强调一旦伊拉克人看到了这些照片我们的士兵所受到的潜在危险可能会更大。那些认为我们应该出版这些照片的人也同样善辩,认为在阿